

文藝名著叢譯

三人

下冊

高爾基著 鍾石韋譯



820(2)
0014₁₀
2

文學名著譯叢

三

人

下

冊

◆(81804)

著文
譯名
三

Three of Them

人 (全三册)

原著者 Maxim Gorky

譯述者 鍾石章

出版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發行所 北京三聯書店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聯營書店
各分店
刷廠

★版權所有★

1935年4月初版
1951年3月3版

定價人民幣28,000元

(滬)2500-8500

那同日底晚上，伊利亞爲安全起見，不得不離開非里蒙諾夫底房子。原來當他從城裏回來時，他叔叔非常不安地在院子裏迎着他，把他領到一堆木頭背後說：

「呃，伊利亞，你一定要走開。你聽聽發生了什麼事了。」

駝背恐怖地閉上他底眼，一面把他底兩臂向上一揮，拍在他身體底兩側。

「耶緒卡喝得死醉，筆直當他父親底面叫他——「賊」和別的惡名：「不要臉的色鬼，」惡人——」一句話，他完全不能把持他自己，只是一個勁兒吼叫，於是培諸哈在他嘴巴上給了一拳，接着抓住他底頭髮，用脚在他身上踹起來；他一直打到他滿身是血。耶緒卡現在躺下了，哼着，哭着！

培諸哈還竄到我面前。「把伊利亞趕開」他說，「因為那是伊利亞，」他說，「他唆使耶緒卡反對我的。」他吼得嚇死人！所以要當心點。」

伊利亞把揩帶從頸子上取下，把貨箱遞給他叔叔說：

「拿住！」

「慢來！你上哪兒去？他會揍你的。」

伊利亞底手因對夾可布的憐憫和對他父親的暴怒而發抖。

「拿住，我說。」他咬着牙說，隨即向飲食店走去。他底牙咬得那麼緊，以致他底頰骨和腮膀子都痛起來了；他底頭腦突然發暈。在昏暈中他聽見他叔叔叫着些關於警察、糟糕、監獄之類的話，但仍然走下去，覺得他像是在走着下山路似的。

飲食店裏櫃台後站着培諸哈，正和一個無賴談笑。燈光落在他頭上那光禿處，他底臉好像帶着滿足的微笑在發光。

「吓，商人！」他一見伊利亞就譏諷地叫道，他底眉毛一面忿怒地抽動着，「我正要找你！」

他正站在通到他底房間的門中間，用身子把這門堵住了。

伊利亞堅決嚴厲地走近他，大聲說：

『讓開！』

『什——麼？』培諸哈拖長音調說。

『讓我到夾可布那裏去。』

『等我來給你一個夾可布！』

但這時伊利亞連自己也沒有想到地，悄悄地運用他底全力，輪開膀臂，在培諸哈底臉上給了一拳。

僮倌從各方面奔來，什麼人叫道：

『抓住他！揍他！』

在所有在場的人羣裏，好像開水倒在他們身上似的，起了一個大的騷動。但是伊利亞跳過培諸哈，穿過那門，跟身拉上把手。

這間小屋子裏塞滿了酒箱和盒子，一盞鐵燈乍明乍暗地點着，玻璃燈罩已經給煙燻黑了。在昏暗與混亂中，伊利亞一時找不着他底朋友。夾可布正躺在地板上，他底頭在陰暗處，他底臉彷彿又黑又可怕。伊利亞把燈擎在手上，蹲下地來使燈光照在被打的人身上。毆打與抓撓的傷痕蓋滿夾可布一臉，好像一具可厭憎的黑色假面。他底眼睛腫了，他沉重地呼吸着，並且顯然看不見，因為他哼着問道：

「誰在那裏？」

「我，」龍內夫低聲道，站了起來。

「給我一點什麼喝喝。」

伊利亞四面看了一下。他們正在推門，什麼人叫着：

「轉到後門去！」

「警察，趕快去叫巡長來。」

培諸哈底大嗓子號哭似的在噪聲之中升起：

「誰都看見的，我沒有動他，啞，啞。」

伊利亞狠笑着，看見培諸哈受了傷，他很高興。接着走到門邊，他鎮靜地開始對那些圍攻他底人談判。

「喂，諸位！不要叫。如果我在他狗臉上打一下，他不見得就死掉，而我自會被帶到官府面前去；所以你們用不着干涉跟你們不相干的事。不要這樣擠在門上，我馬上要把門打開了。」

他打開門，像站在一個木框子裏似的站在那裏，攢着拳頭，準備着什麼。那些人向後退縮，被他那高大，魁梧和在他臉上分明畫出的準備戰鬥的威勢嚇住了。但是培諸哈動手推開所有的人，噓叫着：

「哈哈！你這流氓！我會給——」

「請你們把他帶開，再看看這裏面！」伊利亞對那些人說，往一旁站開。「看看他怎樣殘害了這個人。」

客人裏面有幾個怒目看着伊利亞，走進屋子，屈身在夾可布上面。其中一個又恐怖又驚慌地

說：

「噫，他把他毒打得快死了！」

「這叫做『加二奉承』。」第二個加上說。

「弄點水來，叫警察！」伊利亞說。

公意是在他這面；他覺察到這一層，於是他帶着響亮嚴峻的聲音說：

「諸位全都認識非里蒙諾夫，諸位全都知道他是這條街上最大的光棍。但是對他底兒子誰能說一句壞話呢？好了，這裏是他底兒子，他現在躺在這裏殘廢了，也許就要死去，他底父親並不因此要受什麼懲罰，我給培諸哈只一拳，倒就要受罰。這事對嗎？這是公正的嗎？總是這樣的一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去幹他高興幹的事，別人卻連皺皺眉毛也不應該。」

有幾個人動情地嘆息着，其餘的人都不做聲。伊利亞想再說點什麼，但是培諸哈衝進屋子，銳聲叫着，動手把所有的人趕出房外。

「走開，走開！這是我底事，他是我底兒子！我是他底父親！走！我不怕警察，我也不需要什麼評判。」

我用不着它。我底好朋友，不用什麼評判，我能讓你吃苦的，走開！

伊利亞跪在夾可布身旁給他水喝，他心裏帶着深切的憐憫看着他朋友底流血的腫唇和那鱗傷的面孔。夾可布吞下了水小聲說：

「他把我牙齒都打掉了——呼吸起來很痛——把我帶走吧，伊魯夏，親愛的！把我帶走吧！」
淚水從他眼睛上的一圈腫處流下。

「他應當搬到醫院裏去。」伊利亞嚴厲地轉身對培諸哈說。

這飲食店老闆望着他底兒子，惶急而含糊地咕嚕着什麼。他一隻眼大睜着，另一隻被伊利亞一拳打起來的那塊腫處弄得跟夾可布底眼睛似的差不多完全閉上了。

「你聽見嗎？」伊利亞叫道。

「別嚷，」培諸哈突然又平靜又溫和地說，「他不能搬到醫院去，這麼一來隨便那個都會知道的。你已經把這事弄得這樣糟了。我是市政廳底委員，那對我不大好。」

「你這流氓！」伊利亞說，鄙棄地在非里蒙諾夫底脚下啐了一口唾沫，「我告訴你——把他

送進醫院去！要是你不的話，我會給你出一場更大的醜！」

「好，好好別生氣——我猜他是在裝着玩兒的。」

伊利亞跳了起來。但是非里蒙諾夫跳向門邊叫道：

「伊凡！叫一部馬車——十五戈比克到醫院去。夾可布，穿衣裳！你不用裝假，打你的不是外人，是你底父親。唔，在我那時我被打得比這還要利害呢——唉，我是怎麼被打來着啊。」

「謝謝你，」夾可布喘着對伊利亞說，差不多聽不見聲音，接着眼淚不斷地流在那腫處，再滴下到他那青腫，潰血的面頰上。

櫃台背後站着鐵冷斯，他那恭敬而膽小的聲音不住地在伊利亞耳朵裏響着：

「你要三戈比克的還是五戈比克的呢？這裏，是你底——五戈比克的。一點魚子醬嗎？魚子醬全完了，來一點青魚吧。」

當龍內夫把夾可布送到醫院時，他覺得回非里蒙諾夫公寓是不可能了，於是到奧林姆匹亞達那裏去過夜。他感到他心裏給填滿了冰冷的泥土，一種銳利的痛苦侵蝕着他底心，使它萎弱下

去。他被一種重大的困惱的感情所壓倒，他疲憊地走着，他底思想混亂着，只有一件事對他是明白的，那就是再不能照這樣活下去。他那關於一片小店，一個潔淨而孤獨的生活的夢又以新的力量閃現了出來。

第二天他給自己找着一個住處——一間廚房隔壁的小房間，那是一個穿着紅色工作罩衫的少婦出租給他的；她有一張淡紅色的面龐，帶着一個尖銳小巧，像小鳥兒似的鼻子和一張小嘴；黑色的鬚髮在她那狹窄的腦門子上美妙地起伏着，她不住地用她底小手以一個敏捷的動作捋上她底鬚髮。

「這樣一間好房子五盧布是不貴的。」她活潑地說，看見她那烏黑的生動的眼睛把這闊肩的年青人弄得侷促了，就嫣然一笑。伊利亞望着他那未來寓所底牆壁，猜不透這年青的女人是什麼樣的人。」

「你瞧——壁紙完全是新的——窗子向花園開着——你還能希望些什麼呢？早上我把茶炊燒開——你就可以自己搬到你屋子裏去。」

「你是老媽子嗎？」伊利亞滿心好奇地問道。

這年青的女人收了笑容，蹙起她底眉毛，把她底身子一挺，嚴重地說：

「我不是老媽子，我是這房子底女房東，我底丈夫——」

「難道你結過婚嗎？」伊利亞詫異地叫道，不相信地看着他那女房東底纖瘦美麗的風姿。這回她沒生氣，卻大聲快活地笑起來。

「你夠多麼滑稽！先你叫我老媽子，這時你卻不相信我結過婚。」

「但要是你底樣子真像一位少女，那叫我怎麼能相信呢？」龍內夫說，也笑着。

「我告訴你，我結婚已經三年了，我底丈夫是警廳底督察員。」

伊利亞呆看着她底臉，溫柔地笑着——爲什麼，他簡直不知道。

「好一個怪傢伙！」那女人叫道，聳聳肩，接着好奇地看着他，「那麼你要這間房子嗎？」

「是的，這就定下了。你想要我給你攔下一點錢嗎？」

「當然！至少給我一盧布。」

「大約兩三個鐘頭之內我就會搬進來。」

「好的！我很高興找到這樣一個房客——你似乎很快活。」

「不怎樣。」龍內夫笑道。

他走到街上還帶着一種愉快的感情笑着。他喜歡那帶着淡藍色的壁紙的房子和那小巧活潑的女人；但是不知怎麼，特別使他高興的是住在一個警廳督察員底屋子裏。在這裏面，他看出一些滑稽，激怒，甚至也許對他危險的東西。他想去看來可布，他雇了一部街車把他載到醫院去。他鑽進馬車，暗自發笑，開始想起他那些錢應該怎麼辦，把它藏在什麼地方。

當伊利亞到了醫院時，人家告訴他夾可布剛洗過澡，現在正睡得甜蜜。伊利亞靠窗站在走廊裏，不知道怎麼辦：走開呢還是等他底朋友醒來呢？穿着黃袍的病人一個個從他身邊走過，輕輕地踏着他們底拖鞋，用一種呆滯的眼光望着他。他們正在悄悄地交談，他們底嗡嗡的話聲和遠處的呻吟聲混雜着，回聲把每一個聲音放大，把它們帶到長廊裏來。那就像是一個無形體的愁苦的人，在這窒悶的空氣中徐徐地飛着，一面悲哀地嘆息着似的。伊利亞剛想離開這黃色的牆壁，但是忽

然一個病人走到他面前，伸出他底手靜靜地說：

「早安」

龍內夫睜大眼睛，驚異地向後退縮。

「保羅！我底天你也在這裏？」

「還有誰呢？」保羅很快地問道。

他底臉色灰白，他興奮地困惑地映着眼。

「夾可布——他底父親打了他。你怎麼來這裏的？你在這裏很久了嗎？」

接着他帶着憐憫的聲氣，往下說：

「呃，兄弟！你變成什麼樣子了啊！」

保羅嘆息一聲，他底嘴唇發抖，他底眼睛變得幽暗了。他垂下他底頭，像是負疚似的，帶着粗嘎的聲音反復地說：

「變了——是的！」

「你怎麼了？」龍內夫帶着興趣，用關心的口氣問道。

「什麼？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保羅在伊利亞臉上看了一眼，重新把頭垂下。

「你受了梅毒傳染了嗎？」龍內夫小聲問道。

「唔，當然囉。」

「你會是從維拉傳來的嗎？」

「別的還能從誰呢？」保羅陰沉地答道。

伊利亞搖着頭，沉默了一下，隨即帶着確信狠狠地說：

「我也會傳染到的，在這些日子裏，一定。」

保羅苦笑着，走近伊利亞，接着信賴地看着他底眼睛說：

「我以爲現在你會看輕我了。我正閒逛，忽然我看見了你——我覺得難爲情，一轉身走過去
了。」

「多麼聰明！」龍內夫責怪地說。

「我怎麼知道你對這事會怎麼個看法呢？我應當承認，這是一種惡症。不是嗎？兄弟。我在這裏兩星期了。這種痛苦是如此的沉重！無論走着躺着，你老是想著那同樣的事，特別是在晚上——那你就像是在火熱的煤炭上面烤着似的。日子長得難受，像你嘴裏含着一根頭髮似的。並且你感到像是你正被拉下一個泥潭，你完全是孤獨的，沒有人可以呼救。」

保羅幾乎是耳語似的訴說着，他臉上全部都顫動着，一面他底手拘攣地揉弄他那長袍底翻領，搖着頭，他輕輕地說：

「如果命運不中意某人而開始跟他開玩笑——那就像鐵錘在你心上槌着似的。」

「維拉在哪兒？」伊利亞關切地問道。

「鬼才曉得，」格拉第可夫帶着苦笑說。

「她來看你嗎？」

「她來過一次。我把她趕走了。看見她我受不了，這無恥的賤人！」保羅相野地低聲說。